

廣  
弘  
明  
集

二

廣弘明集

卷之二

PDG

廣弘明集卷第四

唐釋道宣撰

敘梁武帝捨事道法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厝懷皆爲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緣寢處虛閒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屨葛巾初臨大寶卽備斯事日唯一食永絕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道文曰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

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  
發菩提心者卽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爲喻能使衆  
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疑  
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  
澄垢啓瑞迹於天中爍靈儀於象外度羣迷於慾海  
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  
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示生淨飯王宮誕相步三  
界而爲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  
好生厭怠自期二月當至雙林示乃湛說圓常且復  
潛輝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王

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耽事  
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  
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  
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  
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  
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于時帝與道俗二萬  
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  
一日又敕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  
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道朕捨邪外以事  
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

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迹旣邪止  
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  
宜反僞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  
心重佛法心輕卽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  
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  
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  
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  
門下速施行

上武帝捨事道法啓

并敕

邵陵王綸

天監三年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

王上啓云臣綸聞如來嚴相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  
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砥  
般若之利刀牧涅槃之妙果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  
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  
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竝水清日盛霧豁  
雲除爍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世  
冥此真如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聾  
瞽之士慕探賸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于京  
洛恒星不見周鑒娠徵滿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  
傳萬德方兆華俗潛啓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

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  
物負宸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  
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示權因顯崇  
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邦迴向俱稟正識幽  
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  
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  
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旣光被民亦化  
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國伽  
藍精舍寶刹相望講道傳經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  
源稟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

醜水今啓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  
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謹  
啓

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敕云能改迷入  
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敘齊高祖廢道法事

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  
三張弘衍二葛郟張之士封門受錄遂安加穿鑿廣  
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  
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



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敕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自對校于時道士呪諸沙門衣鉢或飛或轉呪諸梁木或橫或豎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人擁鬧貴賤移心竝以靜徒爲勝也諸道士等雀躍騰倚魚睨雲漢高談自矜誇銜道術仍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竝辭退屈事亦可見帝令上統法師與靜搆試上統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令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卽往尋覓有僧

佛俊一名曇顯者不知何人遊行無定飲噉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座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統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輿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旣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卽翹一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呪諸衣物飛颺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

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呪一無動搖帝敕取衣乃至  
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呪衣都  
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  
自號爲內內則小也詔我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  
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處外爲大矣靜與  
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  
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  
人未悟仍有祇崇麴蘖是味清虛焉在胸脯斯甘慈  
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頒  
勒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竝付昭玄大統上

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剃爾日斬首者非  
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逝皆碎屍  
塗地僞妄斯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  
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帝諱洋卽元魏  
丞相高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急性爲奴所害洋襲  
其位代爲相國魏曆將窮洋築壇於南郊筮遇大橫  
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像一寫而成魏收爲禪文  
魏帝署之卽受其禪爲大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愚  
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尼溢滿諸州冬  
夏供施行道不絕時稠禪師箴帝曰檀越羅刹治國

臨水自見帝從之覩羣羅刹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  
鷹鷄去官漁屠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竟日  
不出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統法上面  
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敕  
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  
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羣沙彌遙曰高洋駝來便  
引見一老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爾  
來何如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令北行東頭  
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  
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爾後來是夜癡人死帝尋崩

於晉陽

通極論

并敘

釋彥琮

原夫隱顯二途不可定榮辱真俗兩端孰能判同異  
所以大隱則朝市匪誼高蹈則山林無悶空非色外  
天地自同指馬名不義裏肝膽可如楚越或語或默  
良踰語默之方或有或無信絕無有之界若夫雲鴻  
震羽孔雀謝其遠飛淨名現疾比丘憚其高辯發心  
卽是出家何關落髮棄俗方稱入法豈要抽簪此卽  
染淨之門權實而莫曉倚伏之理吉凶而未悟遂使  
莊生宗齊一之論釋子說會三之旨大矣哉諒爲深

遠寔難鉤致竊聞陰陽合而萬物成鹹淡和而八珍  
美何廢四時恒序五味猶別以此言之豈真俗之混  
淆隱顯之云異或有寡聞淺識則欲智凌周孔微庸  
薄宦便將位比帝王強自大以立身謂一人而已矣  
不信有因果遂言無佛法輕毀泥曰賤懷沙門愚襲  
腐儒戲招冥禍或有始除俗服狀如德冠天人纔挂  
僧名意似聲高海域傲然尊處詳爲極聖豈知十纏  
猶障三學靡聞不隨機而接物竟抱愚而自守悲夫  
二子殊途一何躋駁高懷達士孰可然哉冀欲解紛  
挫銳假設旗鼓雖復俱有抑揚終以道爲宗致其猶

五色綺錯近須彌而會同萬像森羅依虛空以總集  
歸根自芸芸之物吞谷實茫茫之海斯誠光贊於佛  
道述獎於玄門庶令無我無邪允謙允敬式貽後進  
論之云爾

有梵行先生者高屏塵俗獨栖丘壑英明逸九天之  
上志氣籠八紘之表藉茅枕石落髮灰心糞衣殊羊  
續之袍繩牀異管寧之榻自隱淪西嶽數十年矣確  
乎不拔澹然無爲每而歎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  
濟天下但蒼生擾擾繫以愛羅不可自致清昇坐觀  
塗炭復須棄置林藪分衛人間於是屈跡暫遊方踐



京邑次於灞上有行樂公子者控龍媒於流水飛鶴  
蓋於浮雲繡衣侯服薰風合氣璵勒金鞍爭光炫日  
定知擲果之愛是屬潘生割袖之寵已迷漢帝接軫  
城隅陪曹王之席連鑣池側追山公之賞道逢先生  
怪而問曰先生貌若燕趙之士髮如吳越之賓容色  
似困陳蔡衣製不關楚魯徐行低視細語顰眉瓦鉢  
恒持無異顏回之瓢器錫音乍振何殊原憲之藜杖  
此地未之覩我嘗所不聞敢問先生何方而至先生  
靜默良久徐而對曰觀子馳騁於名利荒畧於色聲  
戴天猶不測其高履地尚不知其厚吾聞坎井之內

本無吞舟之鱗榆枌之間詎有垂雲之翼吾非子之徒歟其可識乎試當爲子言之幸子暫留高聽吾師也德本深構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高成於百劫之末總法界而爲智竟虛空以作身寧唯氣稟二儀道周萬物而已斯故身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爲用絕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將啓愚夫之視聽須示真人之影跡其猶谷風之隨嘯虎慶雲之逐騰龍感應相招抑惟常理於是降神兜率之宮垂像迦毗之域氏曰瞿曇種稱刹利俗名悉達道字能仁乃白淨王之太子也家世則輪王迭襲

門風則聖道相因地中三千既殊於雒邑國朝八萬  
有踰於稽嶺宗親籍甚孰可詳焉暨吾師生也坤形  
六動方行七步五淨雨華滿國二龍灑水遍空神瑞  
畢臻吉徵總萃觀諸百代曾未之有然復孕異堯軒  
產殊禹偃至如黑帝入夢之兆白光滿室之徵徒曰  
嘉祥詎可擬議身邊則金色一丈眉間則白毫五尺  
開卍字於胷前躡千輪於足下大略以言三十有二  
非可以龍顏虎鼻八彩雙瞳方我妙色校其昇降者  
也雖復呂公之相高帝世謂知人若譬私陀之視吾  
師未可同日於是崇業大寶正位少陽甲觀洞開龍

樓迴建至如多才多藝允文允武非關師保自因天  
骨或於太子池臨泛之辰博望苑馳射之際力格香  
象氣冠神功試論姬發曹丕莫之與擬漢盈夏啓寧  
足涉言父王宿衛甚嚴喻視彌篤九重禁闥聲聞則  
四十里三時密殿姬麗則二萬人然以道性恬凝志  
願沖固雖居三惑之境不改一心之節歷王城之四  
門哀老病之三苦乃自嗟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脫  
屣尋真其於斯矣于時桃則新花落雨青春始仲月  
則半輪低閣永夜方深觀妓直之似橫屍悟宮闈之  
如敗冢天王捧白馬而踰城給使持寶冠而詣闕雖

復秦世蕭史周時子晉許由洗耳於箕山莊周曳尾  
於濮水方茲去俗何其蔑如是以仙林始抽簪之地  
禪河起苦行之跡沐金流之淨水遊道場之吉樹食  
假獻糜座因施草於是十方智圓六通神足魔兵席  
卷大業剋成獨稱爲佛是吾師也法輪則奈國初轉  
僧侶則憍陳始度至於迦葉兄弟目連朋友西域之  
大勢東方之遍吉二十八天之主一十六國之王莫  
不服道而傾心餐風而合掌於是他化宮裏乃弘十  
地耆闍山上方會三乘善吉談無得之宗淨名顯不  
言之旨伏十仙之外道制六羣之比丘曾前則吐納

江河掌內則搖蕩山谷論劫則方石屢盡辯數則微  
塵可窮斯乃三界之大師萬古之獨步吾自庸才談  
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刪詩予  
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爰及左元放葛孝先河上公  
柱下史竝驅馳於方內何足道哉自我舍靈福盡法  
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應身粒碎流  
血何追爭決最後之疑競奉臨終之供嗚呼智炬消  
慈雲滅長夜諸子誠可悲夫於是瞻相好於香檀記  
筌蹄於貝葉三藏受持四依補處而我師風無墜特  
恃斯乎但世道紛華羣情矯薄人代今古暨于像運

既當徂北稍復東漸所以金人夢劉莊之寢摩騰佇  
蔡愔之勸遺教之流漢地創發此焉迄今五百餘年  
矣自後康僧會竺法護佛圖澄鳩摩什繼踵來儀盛  
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侶慧嚴慧觀之徒竝能銷  
聲挂冠翕然歸向緇門繁熾焉可勝道吾少長山東  
尚素王之雅業晚遊關右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越  
苦河猶淪火宅可久可大其唯佛教也歟遂乃希前  
代之清塵仰羣英之遠迹歸斯正道拔自沈泥本號  
離欲之逸民摧邪之大將吾之儔黨其謂此乎公子  
感頌而言曰觀先生之辯雖可談天然其所說何太

虛誕竊尋佛本啓化之辰當我宗周之運自云娑婆  
總攝靡所不歸或復光照無際聲震有頂或復八部  
雲臻十方輻湊計天竺去我十萬里餘俱在須彌之  
南竝是閻浮之內那忽此間士庶無至佛所如來亦  
何獨簡不賜餘光弗生我秦漢靡載我墳籍詳此二  
三疑惑逾甚僕聞貞不絕俗隱不違親所以和光於  
塵裏披蓮於火內至若束帶垂纓無妨修德留鬚長  
髮足可閒居且道本虛通觸無不是何必絕棄於冠  
簪專在於錫鉢竊以不傷遺體始著孝心莫非王臣  
終從朝命今旣赭衣髡髮未詳其罪不仕天子無乃



自高敢諮先生請當辨析先生曰吾聞大音不入於  
俚耳其驗茲乎猶欲以寸管窺天小螺量海而我法  
門夔出非吾子之能極吾且仰憑神力更爲言之吾  
師化道含弘靈鈞遠被但衆生緣薄自爲限礙耳何  
關佛威之不大聖澤之無均其猶日月垂象麗天雷  
霆發音動地而簡於聾瞽豈光微聲小者哉然佛遊  
舍衛有餘二紀三億之家猶不聞見何怪邊地十萬  
里乎竊以周孔之生本惟華夏之邑夷狄不信其理  
何邪至於東方朔之升天淮南王之入錄然乘鸞排  
霧世有其人欲不長於神仙猶密之而弗載寧解味

吾師之道術書之於惇史乎況值秦皇焚典經籍不  
全何容守此局文遂無大見然有感彼正真甘茲隨  
俗未悟身之非潔豈達命也無常服翫則數重不止  
慳貪則一毛難落屑屑頑民可悲之甚吾已無保於  
形骸誰有營於炫好鬚髮旣剪我心自伏衣惟壞色  
愛情何起所以五綴而持想六時而繫念蕭然物外  
是曰逆流竊聞夏禹疏川則有勞手足墨翟利物則  
不恪頂踵殺身以成仁餓死而存義此竝有違於大  
孝然猶盛美於羣書吾養性栖玄立身行道方欲廣  
濟六趣高希萬德豈學子拘之於小節顧在膚髮之

間哉扇逐榮名餘事從北面之朝也其若効淺祿微  
唯勞諾走無暇功高位極常懼危溢不安千仞棄珠  
一何賤寶但火內之蓮非吾所發染而不染何爾能  
知公子曰先生強誇華以飾非護墻茨而不掃請聽  
逆耳之篤論略條其弊也四焉僕聞玉樹不林於兼  
葭威鳳不羣於燕雀先生道雖微妙門人獨何庸猥  
或形陋族微或類卑神闇無三端可以參多士無十  
畝可以爲匹夫僮王事之不閒恥私門之弗立寄逃  
役於佛寺之內纔容身於法服之下見人不能敘寒  
溫讀經不解立正義空知高心於百姓背禮於二親

非所以自榮其弊一也僕聞采椽土堦之儉唐堯之  
所以字民瓊室玉臺之盛商辛之所以敗俗況如來  
行惟少欲德本大悲只應宴坐於塚間經行於樹下  
何宜飾九層之剎建七寶之臺不愍作者之勞不慚  
居者之逸非所以自約其弊二也僕聞無自伐功老  
聃之極教不讚已德唯佛之格言勞謙則君子終吉  
克讓則聖人上美必若內德克盛自然外響馳應賓  
侶坐致揄揚豈況佛心澄靜亡諸得失之咎如何獨  
許世尊之號不欲推人然彼羣經莫二之宗各談第  
一之稱自生矛盾將何以通非所以自遜其弊三也

僕聞情存兩寶心慎四知方曰通人之雅懷廉士之高節或散之於宗族或棄之於山水況玄道清淨反俗沙門而復縱無厭之求貪有爲之利勸俗人則令不畱髓腦論覲施則便無讓分毫或勝貴經過或上客至止不將虛心而接待先陳出手之倍數此乃有識之同疾海內之共知非所以自廉其弊四也僕直言雖苦可爲藥石惟先生高見覽以詳之先生曰吾子不笑何謂道邪子但好其所以同寧知其所以異徒欲圮毀未損金剛吾道弘邃豈可輕矣吾聞萬機斯總聖皇所以稱大百川是納巨壑所以爲深王則

不恥於細民海則無逆於小水況吾師大道曠無不  
濟有心盡攝未簡怨親自當品戒德之小大混族類  
之高下故有除糞庸人翻涉不生之位應書貴士倒  
墜無間之獄內秘難識外相孰知子何自擅爲銓衡  
吾未相許爲水鏡若但以貌取人失之遠矣遂使叔  
向伏驪蔑之語長者悟沙彌之說且復窮通有運否  
泰無恒或始榮而後辱或初微而後盛異轍紛綸可  
略言也至如立錐無地非慕堯舜之德餘苗不紹豈  
傳湯武之聖詎知吞併六國其先好馬牧人約法三  
章則唯亡命亭長樊灌起販屠之肆伊呂出厨釣之

間歷代因循高門相襲遂爲四海強族五陵貴氏冠  
冕陵雲風流蓋世暨若朝陽晞露羨阜隸之難留宿  
草負霜混螻蟻之莫別是知用與不用虎鼠何常尋  
末窮本人倫一槩那忽輕以乘軒蔑茲甕牖雖復才  
方周旦亦何足觀嘗試言之朝市虛煩身心空弊智  
者同棄賢人共鄙但覺斯懷之可入所以避地而歸  
來吾則厭來苦而知昨非子便耽徃欲而惑今是寧  
自安貧樂道少賤多能奚用太廟之犧牲豎子之烹  
鴈吾今素質自居默念無雜不假導於仁義豈亂想  
於繁華固亦騎遺牝牡自忘寢膳詎守寒溫之小才

音義之薄伎修心可以報德何局定省之儀弘化可  
以接引寧止俯仰之事此吾所謂一勝也吾師空閒  
樂處不唯聚落輕微務納豈獨珠瓔是以栖形五山  
遊神三徑或受童土或餐馬麥讚淨心之小施譏雜  
相之多捨庶令藉此而建善根因茲而表誠信斯自  
束脩大體供養恒式豈佛身之欲須乃含生之達志  
便以凡俗難悟憍嫉未除競獻名寶利收多福所以  
玉槃高剎掩日聳於半天繡栢飛薨連雲被於寓內  
爭名好尚善將焉在著相寡識遂及乎斯雖垂至真  
之理足感榮華之樂生民唯此爲功如來亦何抑說



此吾所謂二勝也吾聞談無價之奇寶冀欲拯貧讚  
不死之神香只將愈疾但衆生信邪巫之狂藥捨正  
覺之甘露困毒已深懷迷自久吾師之出世也本許  
救濟爲功知我者希無容緘默使物識真以迴向何  
是非而自取若夫二佛不竝於世兩日不共於天厥  
號無等庶弘至教非如君子之小聖事謙讓之風者  
已然至理同歸逐情異說是經稱最各應宜聞此吾  
所謂三勝也吾聞不趨四民之利莫致百鎰之金但  
大患未亡有待須養吾稱乞士則受之以知足子名  
施主則傾之以國城何容責我之貪非不自揣已之

慳蔽是驗分財相得獨應管鮑乎吾聞天王武庫出  
給尚不由臣下況吾師福物取與寧獨任凡僧本雖  
四輩而來今屬三寶而用爲道興供義乖行福旣爲  
十方常住非曰私擬諸已自專則法律不許請衆則  
和合無由不知子何德以能銷吾何情而敢擅只懼  
我之同咎豈欲貪利者哉竊以粒重七斤投水則煙  
火騰沸飯餘一鉢與人則羣類充滿佛猶無恻於饑  
犬寧有惜於餓鳥是知輒用固以招憊迴施許而獲  
益真是衆生之薄福則非吾師之褊心至如餓鬼不  
覩川流病人弗覺美味罪關於餓病豈流味之無也

竊聞功臣事主粟帛不次而酬勲明主責躬蒼旻不  
言而効德子弗能自慨之無感專謫吾師之不惠持  
此饕餮何以爲人至若鄭侯傾產於交遊田君布心  
於賓客空規豪蕩之聲勢詎擬福田而推揚此吾所  
謂四勝也吾雖言不足而理有餘子但驚所未聞惑  
於所不見吾之所說子可悟矣公子曰先生雖高談  
自雪終類守株所論報應何其悠眇僕聞開闢混元  
分割清濁薄淳異稟愚聖派流至如首足之方圓翔  
潛之鱗羽命分修短身名寵辱莫非自然之造化詎  
是宿業之能爲竊見景行不虧天身世而嬰禍狂勃

無禮竟天年而享福遭墮若斯因果何驗且氣息則聚生散死形神則上歸下沈萬事寥廓百年已矣何處天宮誰爲地獄庸人之所信達士未之言先生猶或繫風請更量也先生曰公子辯士哉見何庸淺所談不踰百世所歷無越八荒詎能曉果報之終期察因緣之本際不可局凡六識罔聖三明者也吾聞播殖百穀非獨水土之功陶鑄四生詎止陰陽之力既有根於種類亦無離於集起竊見或體合夫妻子孫不孕或身非鰥寡男女莫均至於螢飛蟬化蜂巢蟻卵非構兩精之產豈從二藏之妊若但稟之於乾坤

人亦奚賴於父母一須委運慈孝何歸是知因自參  
差果方環互支分三報星羅萬品或今身而速受或  
來世而晚成此理必然亦何而朽竊以賞罰不濫王  
者之明法罪福無舛業道之大功政治則五刑罰祿  
位賞幽祇則三塗罪人天福目前可以爲鑒誠豈伊  
吾之構虛論哉子未陷囹圄誰信有廷尉不遊岱宗  
便謂無鬼府但善惡積成則殃慶有餘被之茂典爾  
所未悉至如䟽勒涌泉之應大江橫石之感羊公白  
玉郭巨黃金驄標鮑宣之馬珠降噲叅之鶴爰及宣  
王之崩於杜伯襄公之懼於彭生白起甘死之徵李

廣不侯之驗陸抗殃則遺後郭恩禍則止身斯甚昭  
著孰言冥杳雖有知無知六經不說然祭神祭鬼三  
代攸傳必也死而寂寥何求存以仁行無寧棄儒墨  
之小教失幽明之大理子可惜良才大甚愚僻早須  
歸悔體我真言公子曰先生雖懸河逸辯猶有所蔽  
僕聞天生烝民剛柔爲匹所以變化形器含養氣靈  
婚姻則自古洪規嫁娶則列代恒禮罪應不關於子  
胤道亦無礙於妻妾遂使善慧許賣華之約妙光納  
施珠之信衆香六萬尚曰法師毗邪二千猶名大士  
何獨曠茲仇偶擁此情性亢龍有悔其欲如之品物

何以生佛種誰因續此先生之一蔽也僕聞猛獸爲  
暴民之業毒蟲含傷物之性所以順氣則秋獮除害  
則夏苗天道之常何罪而畏至於牛豕充犧羔鴈備  
禮運屬厨人之手體葬嘉賓之腹本天所生非此焉  
用然復烏殘自死虎聽內律如何闕養形命空作土  
塵此先生之二蔽也僕聞天列箕星地安泉郡酒之  
爲物其來尚久銷愁適性獨可茲乎所以嵇阮七賢  
興情於斗石之量勛華兩聖盛德於鍾壺之飲管則  
藉此而談玄干則因茲而斷獄聞諸徃哲未嘗不醮  
但自持之於禮何用阻衆獨清此先生之三蔽也僕

聞八政著民天之食五味資道器之身降茲呼吸風  
霞餌飲芝露敢爲生類罔弗由之自可飽食用心無  
廢於道業何假持齋倦力有乏於勤修此先生之四  
蔽也先生若改斯蔽僕亦慕焉先生曰吾聞剛強難  
化固當爾耳子之蔽乎自不知其蔽吾之通也子豈  
識其通由此觀之未可與言道也竊以鄙言無遜尚  
避至親邪行不仁猶慚先達然其男則纔離襁褓羨  
雙飛以求娶女則僅辭乳哺怨空房而感情苟貪小  
樂公行世禮積習生常混然誰怪此而無恥尤類鶉  
鵲勿將羣小之制婚敢非高尚之敦雅且婚者昏也



事寄昏成明非昌顯之裁範諒是庸鄙之危行獨有  
展禽柳下之操可以厲淫夫彭祖獨臥之術可以養  
和性斯固播之於良書美之於方策況乃吾師之成  
教也弘淨行之宗經豈復順彼邪風嬰茲欲網將出  
六天之表猶無攜妓妾旣超四空之外焉可挾妻孥  
唯有二果白衣繫業通許一牀居士精而難混但品  
物之生自有緣託何必待我之相配方嗣於吾師獨  
不聞同一化生士無女業咸屏四大法喜資形此吾  
所謂一通也吾聞生死去來本方步躩顯晦上下無  
異循環業之所運人畜何准是以衛姬蜀帝之徒牛

哀伯奇之類狐爲美女狸作書生抑亦事歸難思豈  
易詳也竊以持戒無畏鬼龍含德不懼蜂蠆怖鴿投  
影猛虎越江我善則報之以明珠人惡則應之以毒  
氣諒由息之生殺豈禽獸唯害物邪雖復飛走別形  
惜身莫異輪迴無始誰非所親恕已爲喻亦何不忍  
詎可宰有生之血肉克無用之肌膚至若死而歸土  
物我同致所以黃不食龜孔猶覆醢況吾仁慈之隱  
惻孰甘美於肥鮮但五律漸開雙林永制此吾所謂  
二通也吾聞酒池牛飲著乎在昔雖百六數窮亦亂  
國斯起三十五失抑有由之但令身醅酌是焉可驗

來生幽暗將復何已至如丈舉之罇不空玄石之暝  
難悟蓋惟耽酒之狂客曷可以論至道哉但使深酣  
則過多微醺則愆薄欲言飲而無失未之有也往賢  
之所嚴戒良以此乎縱不關物命亦無宜舉酌此吾  
所謂三通也吾聞戒自禁心齋唯齊志可謂入道之  
初行教民之本法但支立而已身亦何知若縱情嗜  
欲終爲難滿所以節限二時足充四大覺翳螳之附  
後見野狼之對前危亡之期旣切饑渴之情遂緩自  
忻道勝而肥何嗟食短而倦竊以帝王之祠宗廟夫  
子之請伯陽猶須絕味辛葷清居齋室况吾欲亡身

而訪道寧復留心於美膳者哉此吾所謂四通也莫謂子所不能謂吾爲蔽吾之所辯幸子擇以從之公子於是接足叩頭百體皆汗冕飛膽喪五色無主旣如料虎復似見龍悅焉若狂莫知所對先生摩頂勞曰吾唯愍物子何怖邪公子稍乃自安泣而對曰僕本生下邑無聞大覺之名稟性疎野翻踵外邪之見不遇先生幾將禍矣比承下風之末精義入神仰恃大慈追收前失請容剝落受業於先生之門也先生曰子悟迷知返善矣哉

廣弘明集卷之四

音釋 廣第四

莞

古丸切小蒲也

燭

即略切火炬也

娠

失人切任也

宸

隱豈切畫斧屏風也

肉

同

惲

羊益切悅也

麴

麴

麴

麴

麴

麴

胸

其俱切膈也

申

申

踏

踏

駁

尹切駁

駁

駁

紮

陟立切

鑣

悲嬌切

馬

街

街

榆

榆

粉

粉

契

音薛與

契

契

赭

章也切

夏

兄

兄

惇

都昆切厚也

兼

兼

葭

音兼葭音

葭

葭

醜

醜

子紅

結

結

桷

古岳切椽也

薨

眉耕切屋棟也

饗

饗

饗

饗

醜

醜

子紅

食

食

鰥

古還切無

夔

憂縛切屈

醜

醜

醜

醜

醜

醜

甚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廣弘明集卷第五

唐釋道宣撰

辨惑篇第二

明正邪互舉狂哲相陵較而考定不勞龜鏡

序

俗之惑者大畧有二初惑佛爲幻僞善誘人心二惑因果沈冥保重身世且佛名大覺照極機初審性欲之多方練病藥之權道故能俯現金姿垂丈六之偉質流光遍燭通大千而闡化致使受其道者獲證塵沙內傾十使之纏外蕩八魔之弊故能履水火而無礙懾龍鬼而怡神三明六通暢靈襟之妙術四辨八



解演被物之康衢其道顯然差難備叙至於李叟稱  
道纔闡二篇名位周之史臣門學周之一吏生於厲  
鄉死於槐里莊生可爲實錄秦佚誠非妄論而史遷  
褒之乃云西遁流沙漢景信之方開東夏道學爾後  
宗緒漸布終淪滯於神州絕智守雌全未聞於環海  
蒙俗信受飾詐揚真乃造老子化胡等經比擬佛法  
四果十地劫數周循結土爲人觀音侍老黃書度命  
赤章厭祝斯言孟浪無足可稱方欲凌佛而跨法僧  
矯俗而爲尊極通鑒遠識者自絕生常瑣學迷津者  
或同墜溺且道德二篇涓子所說伯陽爲尹而傳是

則述而不作至於四果以下全非道流斯乃後學門  
人廣開衢術言輒引類翻累本宗故神仙傳云無識  
道士妄傳老子代代爲國師者濫也葛洪可謂生知  
之士千載之一遇也諸餘碌碌等駕齊驅佛經無敘  
於李聃道書多涉於釋訓人流慕上古諺之常言惡  
居下徒今俗之行事所以隨有相狀無不擬議道本  
氣也無像可圖今則擬佛金姿峙列天堂地獄連寫  
施行五戒十善會無異迹終是才用薄弱不能自立  
宗科竊經盜義倚傍稱道至如楊雄太玄超然居異  
抱樸論道邈爾開權道莊惠之流可爲名作南華近

出亦足命家豈若上皇之元密取漢徹之號剖生左  
腋用比能仁之儀斯途衆矣具如後顯又俗惑三際  
之業時輕四趣之報人死極於此生生亦莫知何至  
由斯淪滯出竟無緣若不統敘長迷逾遠深嫌繁委  
何得畧之

又

序曰夫解惑之生存乎博見義舉傳聞闇記信爲難  
辨舟師故四不壞淨位居人流之始一正定聚方稱  
涉正之域餘則初染輕毛隨風揚扇不退漆木雖磨  
不磷是以辨惑履正開於悟達之機宅形安道必據

稽明之德自法流震旦信毀相陵多由臆斷師心統  
決三際必然之事乃謂寓言六道昭彰之形言爲虛  
指夫以輪迴生死隨業往還念念而賦身逐劫劫  
而傳識所以濠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下睿哲稱其  
鬼不神可謂長時有盡生涯不窮禹父旣化黃能漢  
王變爲蒼犬彭生豕見事顯齊公元伯纓垂名高漢  
史斯途衆矣難備書紳無識之倫妄生推託便言三  
后在天勸誘之高軌陳祭鬼響孝道之權猷斯則乖  
人倫之典謨越天常之行事詭經亂俗不足言之若  
夫繫述遊魂之談經叙故身之務昭穆有序尊祖重

親追遠慎終由來之同仰踐霜興感列代之彛倫安  
有捐擲所生專存諸已橫陳無鬼之論自許有身之  
術前集已論今重昌顯固須讐校名理尋討經論卷  
部五千咸經目閱義通八藏妙識宗歸若斯博詣事  
絕迴惑竊以六因四緣乘善惡而成業四生六道紹  
升沈之果報茲道坦然非學不達豈可信凡庸之臆  
度排大聖之明畧哉况復列十度之仁舟濟大心於  
苦海分四諦之階級導小智之邪山三學以統兩乘  
四輪而摧八難梗槩若此無由惑之又以寺塔崇華  
糜費於財帛僧徒供施叨濫於福田過犯滋彰譏嫌

時俗通汚佛法咸被湮埋故周魏二武生本幽都赫  
連兩君胤唯獫狁鄉非仁義之域性絕陶甄之心擅  
行殲殄誠無足怪今疏括列代編而次之庶或迷沒  
披而取悟序之云爾

辯道論

魏曹植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爲辰尾宿歲星  
降爲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  
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屍逝柩空其爲虛妄甚矣哉  
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  
嘗問人言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中

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  
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  
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  
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  
帝竒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  
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又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  
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情不外鑒之助也  
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鑒證之吾  
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繫獄佯  
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

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  
潛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  
能藏其氣屍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乎世有  
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  
有郟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  
號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  
姦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  
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竊  
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樂大之徒矣  
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乃如此耶又世



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儻猿狖之屬與世人得道  
化爲仙人乎夫雉入海爲蜃燕入海爲蛤當其徘徊  
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  
與黿鼉爲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而顧  
爲匹夫所調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  
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  
年累稔終無一效或歿于沙丘或崩乎五柞臨時雖  
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  
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  
歿之其斯之謂歟

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東阿郡王終後謚爲陳思王也幼

合珪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無所改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稱爲天人也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翫以爲至道之宗極也遂製轉讀七聲升降曲折之響故世之諷誦咸憲章焉嘗遊魚山聞空中梵天之讚乃摹而傳于後則備見梁法苑集然統括道源精究仙錄許妄尤甚故著論以詳云

### 老聃非大聖論

晉孫盛

頃獲閑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之靈術  
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辨殆可髣髴夫大聖乘  
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  
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  
莫異亦有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  
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兕之吻顏孔俱

充逍遙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契翼其化湯武革  
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之論惟我與爾  
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器觀象知器  
預籠吉凶預籠吉凶是以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  
羣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  
待而享欽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爲優劣  
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未盡  
自然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足仰慕  
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栖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  
抗轡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

靜質柔愛剛讀所常習愒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  
見偏抗之辭不復尋因應之適觀矯誑之論不復悟  
過直之失耳按老子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斲  
駢拇齮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  
道若昧之義也六經何嘗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尋斯旨  
也則老彭之道已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  
而已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  
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  
宇衣裳與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

而萬物覩斯言之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  
已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  
丘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  
孔不以導養爲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  
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  
盾粗列如左大雅縉紳幸祛其弊盛又不達老聃輕  
舉之旨爲欲著訓戒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導殊  
類則左衽非玄化之所孤遊非嘉遁之舉諸夏陵遲  
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譎張避險如此  
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

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夫心於  
戎貊如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而神仙之徒乎昔  
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爲不達虛勝  
之道者或以爲矯時流遁者余以爲尚無旣失之矣  
崇有亦未爲得也道之爲物惟恍與惚因應無方唯  
變所適值澄淳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  
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  
稱謂之名殊自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  
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欲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  
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爲彼二子者不

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老子疑問反訊

孫盛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故常有欲以觀其徼此  
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舊  
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徼謂終也夫觀始要終覩妙知  
著達人之鑒也既以欲澄神昭其妙始則自斯以已  
宜悉鎮之何以復須有欲得其終乎宜有欲俱出妙  
門同謂之玄若然以往復何獨貴於無欲乎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  
已盛以爲夫美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

有善名頑嚚聾昧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又曰韶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虛美非美爲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奮誠天下亦自知之於斯談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爲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爲又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



大迷盛以爲民苟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既相師資  
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愛旣存則美惡  
不得不障非相去何若之謂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  
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以  
爲教父原斯談也未爲絕學所云絕者堯孔之學耶  
堯孔之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隨時設教  
所以道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滯於適變此又闇  
弊所未能通者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和其光同其塵盛以爲老聃可  
謂知道非體道者也昔陶唐之蒞天下也無日解哉

則維照任衆師錫匹夫則駁然禪授豈非沖而用之  
光塵同波哉伯陽則不然旣處濁位復遠導西戎行  
止則猖狂其迹著書則矯誑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  
乎余固以爲知道體道則未也

道經云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爲一繩繩兮不可名復  
歸於無物無物之象是謂惚恍下章云道之爲物唯  
恍與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  
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下章執者失之爲者敗之而  
復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

之論乎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德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則孝慈道喪老氏既云絕聖而每章輒稱聖人既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若所欲絕者絕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聖者爲是何聖之迹乎卽如其言聖人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誰適從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審與善仁之仁是向所云欲絕者非邪如其是也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之

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  
聖不仁之仁則教所誅不假高唱矣逮至莊周云聖  
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  
地陶鑄善惡兼育各稟自然理不相關梟鴆縱毒不  
假學於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於麒麟此皆天質自  
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凶頑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  
其姦乎若乃冒頓殺父鄭伯盜鄆豈復先假孝道獲  
其終害乎而莊李培擊殺根毀駁正訓何異疾盜賊  
而銷鑄干戈覩食噎而絕棄嘉穀乎後之談者雖曲  
爲其義辯而釋之莫不艱屯於殺聖困躓於忘親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也百姓  
皆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知之者安  
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卽己之身見貴九服何得  
佩實抗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恒俗故發此  
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以理訓導故曰在家  
必聞在邦必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是而無悶潛龍  
之德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之道衆好之必察焉衆惡  
之必察焉旣不以知多爲顯亦不以知少爲貴誨誘  
綽綽理中自然何與老聃之言同日而語其優劣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也  
孫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禮樂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  
制作耳而故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自  
然之論豈不知叔末不復得返自然之道直欲伸已  
好之懷然則不免情於所悅非浪心救物者也非唯  
不救乃獎其弊矣

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真正也下章云孰知其極其  
無正正復爲竒善復爲妖尋此二章或云天下正或  
言無正旣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爲妖天下之善  
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爲竒

斯反鄙見所未能通也

或問莊老所以故發此唱蓋與聖教相爲表裏其於  
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矣盛以爲不然夫聖人之道廣  
大悉備矣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者哉老氏之言皆  
駁於六經矣寧復有所愆忘俟佐助於聃周乎卽莊

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燿火不息者也至於虛誑譎怪

矯詭之言尚拘滯於一方而橫稱不經之奇詞也

盛字

安國仕晉爲給事中秘書監少遊涉墳索而以史籍  
爲懷故曰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仁愛自我陶染庶  
物漸漬之功莫過乎經史著晉陽秋三十餘卷評老  
氏中賢之流故知爲尹述書乃祖承有據嵇子云老  
子就滄子學九仙之術尋乎導養斯言有徵至於聖  
也則不云學故語曰生知者上學知者次王何所位

典達鴻猷故班固序人九等之例孔丘等爲上上類  
例皆是聖李聃等爲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至聖亞  
聖賢有大賢中賢並以神機有利鈍故智用有漸頓  
也盛叙老非大賢取其閑放自牧不能兼濟於天下  
坐觀周衰遁於西裔行及秦壤死於  
扶風葬於槐里非遁天之仙信矣

### 均聖論

沈約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眇邈無得而言焉無得  
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於太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  
豈唯言象莫窺良以心慮事絕及天地叢爾來宅其  
中毫端之泛巨海方斯非譬然則有此天地已來猶  
一念也我之所久莫過軒犧而天地之在彼太虛猶  
軒犧之在彼天地齷齪之徒唯謂赫胥爲遠何其瑣



瑣爲念之局邪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  
不異法身湛然各有應感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  
緣苟未應雖踐跡而弗覩娑婆南界是曰閻浮葱嶺  
以西經塗密邇緣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之夏殷  
已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狄鞮隨方  
受職重譯入貢總括要荒而八蠻五狄莫不愚鄙文  
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贄王府登樂清廟西國密塗  
厥路非遠雖葉書橫字華梵不同而深義妙理於焉  
自出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  
區區中國緣應未啓求其會歸尋其旨要寧與四夷

之樂同日而語乎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故也炎昊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殷勤思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寔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人火化變腥爲熟腥熟旣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變腥爲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迄乎神農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歉腹充虛非肉可飽則全命減殺於事彌多自此已降矜護日廣春蒐免其懷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所害誠多頓去之難已備前說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

聞其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麋卵不得妄犯漁  
不竭澤畋不燎原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肉食蠶衣皆  
須耆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又開其  
一也逮于酣營于酒淫迷乎色詭妄於人攘濫自己  
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爲含靈之首一者  
害獸獸爲生品之末上聖開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  
殺人爲業最重也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  
封著外教以爲烹羊豢豕理固宜然惑者又云若如  
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剗剗周  
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於見道若斯之篤耶試尋

斯證可以有悟矣

難均聖論

陶隱居

論云前佛後佛其道不異周室受命象寄狄鞮隨方受職西國密塗厥路非遠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燧人火粒變生爲熟蓋佛教之萌兆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麋卵不得妄犯又戒有五支四者犯人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詔曰謹案佛經一佛之興動踰累劫未審前佛後佛相去宜

幾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既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寡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且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迹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罽賓久與上國殊絕衰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闡揚斯法必其發夢帝庭乃稍就

興顯此則似如時致通闕非關運有起伏也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濟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躓乎若杭糧未播殺事難以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有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內惕寡方意在緣報覩迹

或似論情碩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  
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啓諸蔽

荅陶華陽

沈約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  
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閻  
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荅曰釋迦出世年月不可  
得知佛經既無年曆注記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  
是周莊之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恒星  
不見爲據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曆法何因  
知魯莊之四月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耶

則四月辛卯長曆推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耶  
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耶周之四月夏之二月  
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爲證則  
日月參差不可爲定若不以此爲證則佛生年月無  
證可尋且釋迦初誕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也  
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墮地  
行七步初無星辰不現之語與春秋恆星不現意趣  
永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閻浮有四此道已流  
東國者敬王已來至於六國記注繁密曾無一槩育  
王立塔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釋迦之



與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

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荅曰弘教次第前論已詳不復重辨

難云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跡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罽賓久與上國殊絕衰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必其發夢帝庭乃稍興顯此則

似時有通礙非關運有起伏也答曰本以西域路近而大法不被此蓋由緣應未發非謂其途爲遠也其路旣近而此法永不東流若非緣應未至何以致此及後東被皆由緣應宜發通礙各有其時前論已盡也

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躋乎若秬糧未播殺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

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  
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  
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于鳥獸草木  
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內惕寡方意在  
緣報覩迹或似論情碩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  
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  
啓諸蔽荅曰民資肉食而火粒未啓便令不肉教豈  
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釋衆生緣果所遭各有  
期會當昔佛教未被是其惡業盛時後之聞法是其  
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關淳厚之與澆薄五支

之戒各有輕重非殺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而互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獸之戒獸輕故後被訓戒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惻前論已詳請息重辨若必以釋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廣弘明集卷第五

餘條列重四支並陣且王業顯明

不煩言  
廣弘明集卷第五  
餘條列重四支並陣且王業顯明

音釋 廣第五

懾之涉切

儉儉音險狃狃音允

猱猱刀切

柞音昨

五柞宮名邯鄲邯音寒

復復姓也因因國名立立姓

兕兕似牛一角

禿

皮彼切與否同塞也

惛許葛切

拇莫厚切

齧五巧切

祛去魚切

也逐也

聃丁含切衽汝鳩切

壽竹流切

貊莫白切

悅

兄往切悅也

渟特丁切

馭蘇合切

臬鳩臬堅堯切

也毒鳥

鄆古外切

蕞在外切

齧齧於角切齧楚角

貌低狄

鞮音低贄職吏切

歉苦點切

獮息淺切

獮音迷

營音詠

刳口圭切

躋陟利切

黃能

能囊來切獸名  
黃能即黃熊也

營

天

惟

觀

黃

世 營

煉

剛

景

黜

剛

世 景

景

世 景

景

世 景

景

世 景

景

世 景

景

世 景

景

BDG

廣弘明集卷第六

唐釋道宣撰

叙列代王臣滯惑解

有唐太史傳奕者本宗李老猜忌釋門潛圖芟剪用  
達其部武德之始上書具述既非經國當時遂寢奕  
不勝其憤乃引古來王臣訕謗佛法者二十五人撰  
次品目名爲高識傳一帙十卷抄於市賣欲廣其塵  
又加潤飾增其罪狀至於張魯據於漢中黃巾反於  
天下斯竝李門勃逆皆覆而不顯非謂篤論之文乎  
若夫城高必頽木秀斯拔推我清峻故有異道嫉之



不足怪其鄙吝未見廝徒阜隸有加惱辱明非目翳  
何事屏除故因其立言仍隨開喻此則古來行事釋  
判天分未廣見者謂爲新致聊陳舊解略顯由途資  
此神開可稱高識又傅氏寡識才用寄人集叙時事  
廢興太半坑殘焚蕩之事可號非政所須沙汰括檢  
之條斯寔王化之本故僧條俗格代代滋彰此乃禁  
非豈成除毀傅氏通入廢限是謂披毛之夫終淪塗  
炭可悲之甚矣奕學周子史意在誅除搜揚列代論  
佛法者莫委存廢通疏二十五人大畧有二初則崇  
敬佛法恐有淫穢故須沙汰務得住持其二則憎嫉

昌顯危身挾怨故須除蕩以暢宵襟初列任持王臣  
一十四人傳奕高識傳通列爲廢除者今簡則興隆  
之人宋世祖唐高祖王度顏延之蕭摹之周朗虞愿  
張普惠李瑒衛元嵩顧歡邢子才高道讓盧思道二  
列毀滅王臣一十一人傳奕高識傳列爲高識之人  
今尋乃是廢滅者魏太武周高祖蔡謨劉晝楊銜之  
荀濟章仇子陀劉惠琳范縝李緒傳奕初序沙汰僧  
衆者夫以稊糧之穢青田榮華之弊白首者良有以  
也故六羣之過興舍衛十濫之僞起毗離大聖因立  
條章無學由而正犯遂有七擯量其小失四法拔其

大愆張網目而示三千顯律儀而陳八萬故得正像  
咸稱有道內外同號無塵自法漸王門金科之刑無  
墜僧羅海岳藏疾之隙滋彰舉統以法繩之烹鮮之  
儀可覲隨機以時勸勉握泥之喻自隣人誰無過垂  
珠之誠有津醜迹易欣掩耳之失難覩所以宋唐兩  
帝王顏等賢鑒物性之昏明曉時緣之淳薄縱釋門  
之紛蕩則淄澠一亂彈僧徒之得失則涇渭殊流斥  
貪競之鄙夫毀藏積之僧澤存高尚之道德延重惠  
以攝人至如漢魏齊梁之爲政也恢恢天網取漏吞  
舟察察王政事兼苛濫所以大弘佛法通濟於五乘

該洽明時陶漸於清濁使濁者知歸令自新於大造  
清者容養悟適化之多方其猶大赦天下逋逃因之  
改容忘瑕納衆羣小以之遷善堯舜豈非聖主而化  
不及丹朱漢祖焉樂亂階而亮貫高之逆孔門季路  
雖僻而預升堂釋種達多乃邪而參清衆是知權道  
抑揚神幾利用或收或縱事出乘時後序除廢三寶  
意者夫以保形存命有生之所貴重財愛食鄙俗之  
共珍故位稱大寶無以摧於死生力拔青山莫有亡  
於老病斯佛教也故四山常逼王位非常三相恒遷  
生涯有數斯實錄也俗有讖記之傳不知由何而得

或云口授或述符圖虛然顯密布露士俗竊以五運  
更襲帝者一人自餘凡叟誰之顧錄周祖已前有忌  
黑者云有黑人次膺天位故齊宣惶怖欲誅稠禪師  
稠以情問云有黑人當臨天位稠曰斯浪言也黑無  
過漆漆可作邪齊宣妄解手殺第七弟渙故可笑也  
周太祖初承俗讖我名黑泰可以當之既入關中改  
爲黑皂朝章野服咸悉同之令僧衣黃以從讖緯武  
帝雄畧初不齒之張賓定霸元嵩賦詩重道疑佛將  
行廢立有實禪師者釋門之望帝亦欽重私問後運  
是誰應得實曰非僧所知帝曰如讖所傳云黑者應

得僧多衣黑竊有所疑實曰僧但一身誰所扶翼決  
非僧也帝曰僧非得者黑者是誰實曰至尊大人保  
信浪語外相若聞豈言至聖黑者大有老烏亦黑大  
豆亦黑如是非一可亦得耶帝聞有姓烏姓竇者假  
過誅之元其情本疑意在釋遂卽蕩除魏太武本是  
戎鄉素無文墨八歲登位一信崔浩故兩帝厚身信  
讒信讖陵殘佛化自取殃及旋踵更興興由時來不  
在人力故經傳云佛化惟達終於六萬歲時住持小  
聖功在九億無學不可削也蔡謨已下上事諸賢並  
挾私忿於僧有隙發憤忘身何況佛法極筆而書罪

狀深文而挂刑網禿賊以驚視聽妖胡而動王臣且  
律令條章未若凝脂之密滔滔天網自有陷目之夫  
言賊斯卽盜科述妖乃當死例書表盛云妖賊未識  
妖賊是誰可謂匿名之書足投諸火如須勘檢虛迹  
自形前後上事雖有十賢荀濟一夫差有才用自餘  
連寫未足人聞傳奕後來謂自脫穎言無典據才氣  
虛劣瓦礫云寶賢愚所輕然奕素本道門起家貧賤  
投僧乞貸不遂所懷蓄憤致嫌固其本志武德之始  
西來入京投道士王歸歸左道之望都邑所知見其  
飢寒延居私宅歸通人也待以上賓三數日間遂通

其婦入堂宴語曾不避人歸有兄子爲僧寺近歸宅因往見之奕大瞋怒僧便告歸歸初不信曰傳奕貧士我將接在宅豈爲不軌耶僧曰叔若有疑可一往視相將至宅果如所言歸掩氣而旋歸有女婿爲果毅常以爲言奕旣竊妻而傳妖不可筭矣如唐吏部唐臨冥報所傳神爲泥人固其宜哉如別所顯隋大業八年天子在遼有王文同者郊東王堡人也夙與僧爭水磴之利敕令巡問軍實乃矯詔集僧三木加身考令臣反并令引邑義同謀遂誅翦僧徒於河間郡殺道俗近一千人傳符達於蒲州酷聲遍於天下



時竇慶爲河東太守以狀奏聞帝大怒於河間戮之  
未及加刑百姓鬻之生噉乃及於土地以此反例下  
述及僧亦相符此然初因僧起謗毀佛法感因宿忿  
不思累劫之溺而欲一時泄之泄在帝臣非關上事  
非位不謀已如前咎徒爲舉斧終陷磨曾故集者隨  
傳叙之庶後葉之龜鏡也

後魏世祖太武皇帝初立道學置道壇廢佛宗帝姓  
託跋氏諱伏釐後名燾鮮卑胡人之別種也西晉之  
亂有託跋盧據有朔方晉就封爲代王盧孫什翼鞬  
或云珪部落逾盛衆十萬北連雲中西據陰山雲中

南去漢塞四千里以東晉孝武太元初南至朔東三百里平城爲都二十餘歲依華造殿宗事佛道登位三十四年至晉帝隆安中第三主託跋燾立時年八歲尚在幼冲信任司徒崔浩浩尤不信佛情重李老仙術以道德經授帝令諷味因便重之登位二年召天下方士有道士寇謙之者道門之魁傑也自云於嵩高值天尊飛下召謙賜以天師之號令奉太平真君置靜輪天宮可獲仙道列辟聞之若遺而浩深信之帝由是於平城郊置道場方二百步重層崇峻并備厚禮具如釋老志所述後改號太平真君以遂寇

謙之道命也因蓋吳作亂關中有沙門畜弓矢浩便  
進說與吳通謀遂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四方亦然  
唯留臺下至真君七年遂一切蕩除坑僧破像自以  
爲得志也爲讒所黷幽殺太子惡疾殃身方族誅崔  
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闡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  
卽開佛法天下大明第六帝孝文是稱文祖改姓爲  
元改代爲魏去胡服定官名衣冠華夏移都河洛佛  
法大興然世祖勇於武畧怯於文雅輕於自審重於  
信僞而奕叙爲命世之明后寔誣也哉尋奕搜檢列  
代上事言及釋門者大畧五焉前已顯之今重昌辨

一以業運冥昧報果交加二以教指俗僞終歸空滅  
三以寺宇崇麗顧陵嫉之四以僧有雜行抄掠財色  
五以僧本緣俗位隆抗禮五相雖惑多以雜行者爲  
言焉斯不達之曲士也夫出家者取其發足超方形  
心異俗執持聖種震懾魔王天帝尚來下拜龍神無  
不奉者非無五三雜行犯法負心婆娑於色味貪餐  
於名利斯等行乖佛化正法穉稂涅槃謂爲禿人梵  
網呼爲大賊戒海如屍不納僧條財法絕之斯禁顯  
然妄咎於佛深不可也至如俗士純臣有國常有行  
貞潔者重之爲貪競者罪之可以見一士乖僻合國

並誅一官濁濫舉朝同翦斯不可也事見後魏書及十六國春秋世祖見一寺過起通國斬僧無問少長一時殘戮可謂虜官長也判事雷同奕引以爲明畧明者逃矣又以見僧受供厚禮頻繁自不能拔妬而增狀僧爲福田奉之自獲其報官是攝政祿之以盛其功今王賜臣下讓祿者是誰俗施僧財不受者常有無祿之官不聞於國受俸之士充牣九州豈以一士受賕朝廷爲之廢務一僧濫施釋門由此致嫌又不可也是知清濁異途道俗通有憲臺繩紉於失法詳刑科處於重輕斯俗政也戒律以檢於七非擯罰

以正於三格僧制以遮其外犯法令以勗其內心此  
佛教也是則道俗律令具足光明昭彰於四俗顯昌  
於五衆有何不盡須爾上言所以上帝高居於九重  
殷鑒四海列辟靡盬於王事職司其憂爾非其司妄  
行干政徒爲濫職何用當官故後之上事希有從之  
者故經說四依擬分僞濫人識難辦法智易明何得  
見一僧行過上累佛宗見一戒或虧便輕正法止可  
以道廢人以人不弘道也不可以人廢道以道高出  
天人抑又詳之今以五常檢人何人能具五孝檢士  
何士備之讀易而忽陰陽講禮而存倨傲闇君賊臣

代代常有尸祿亂政時時更繁孔門三千顏生獨爲  
德行君人二十九代唐堯常據其首初畧述統詳則  
釋門藻鏡者殷矣

周高祖武皇帝志存道學躬受符籙猜忌佛門帝姓  
宇文氏諱邕太祖魏丞相黑泰之第三子也族本鮮  
卑元魏之末太祖挾魏平陽王西頓關中經魏四帝  
二十三年薨世子洛陽公受魏禪稱周當年被廢立  
弟寧都公爲帝四年崩謚明帝兒小立弟魯國公爲  
帝卽高祖也改號保定元年深謀獨斷猜忌爲心晦  
迹親疎以蒙智術保定六年改元天和前後經于一

紀大冢宰晉國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躬受遺詔  
輔翼帝圖雄畧攝御光時佐國恐有廢立便引入內  
殺之并子十人族大臣六家改元建德誅除雄武摧  
翦扞城慮遠權衡英威自若而能克已勵精露懷臣  
下常袍菲食勞謙自持躬履行陣步涉山谷故得士  
卒之心死而不厭時有讖記忌於黑衣謂沙門中次  
當襲運故帝初大信佛以事逼身遂行廢蕩以建德  
三年納道士張賓佞辯便滅二教更立通道觀用暢  
本懷至建德五年平齊旣訖自以爲滅法之福祐也  
改元宣政至五月因癘而崩於雲陽子贇嗣位殺齊



王父子十人正月一日改元大成禪位其子衍改元  
大象自號天元皇帝便開佛法然則禍深福淺過掩  
其功明年五月崩謚曰文宣後年正月改元大定二  
月內禪位有隋故奕述云觀武帝爲政果決能斷此  
其志也旣除妖邪之教唯務強兵五年之間大勳斯  
集盛矣其有成功也集者曰奕云無佛則國安祚遠  
如何周祖誅除纔了凶崩忽臨則奕爲狂矣然則武  
帝唯武曾不遲疑隨心快意便行誅戮害叔毀佛欺  
罔已深祚促曆移固其宜矣况復癘及其身呼嗟何  
及殃鍾禍集又可悲涼乃以指正佛爲妖邪指僞道

爲師奉闇君荒主豈待夏殷固謚法之司魏周滅法之主俱爲武者不亦宜乎餘有除毀相狀感於苦報如別具述

宋世祖孝武皇帝沙汰僧徒并致政事帝姓劉氏諱駿文帝之第三子也爲父討逆斬兄邵於南郊并子三十一人自立改元孝建二年誅叔義宣大明二年誅王僧達父子有羌人高闍反事及沙門曇標下詔曰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藪加以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忿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遂設諸條禁自

非戒行精苦竝使還俗詔雖嚴重竟不施行先是晉成帝時庾冰專政欲令沙門致敬王者何充王謐等駁議不同及桓玄篡位復述前議俱不果行備如別述世祖以大明六年使有司奏議令僧致敬旣行刳斫之虐鞭顏皴面而斬之人不勝其酷也且僧拜非經國之典亦不行之大明八年崩子業立尋爲明帝所奪而傅奕叙爲高識之帝濫刑何識之可高耶條忽絕嗣身名俱滅可爲殷鑒矣案蕭子顯述曰宋氏自稱水德承運典午正位八君十年五紀四經絕嫡三號中興間關禍難相陵骨肉何可言哉

大唐高祖太武皇帝沙汰釋李二宗詔帝以武德末年僧徒多僻下詔澄簡肅清遺法非謂除滅尤爲失旨故詔云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持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斯正詔也而奕叙爲滅法則誣君罪囚值容養寬政網漏吞舟故存其首領耳餘如後述奕又引元魏尚書令任城王澄奏議不許邑里更造伽藍妨人居任又引尚書令高肇奏僧祇戶粟散給貧人閱其表奏無除毀狀但在匡政理教除其僻險斯之詳糺弘護之規諫矣

後趙中書太原王度奏議序石虎下書問曰佛號世  
尊國家所奉閭里小人無爵秩者爲應得事佛否又  
沙門皆應高潔真正行能精潔然後可爲道士今沙  
門甚衆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度奏  
以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故禮有恒饗佛生西域  
非中華所奉漢氏初得其道唯聽西域人立寺都邑  
魏承漢制趙由舊章請趙人不聽詣寺已爲沙門者  
遣還初服朝士多同此議虎下詔曰度議佛是外神  
非諸華所奉朕出邊戎宜從本俗夫制由上行永世  
作則苟允事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爲道士樂事佛

者悉聽餘有奕爲潤飾多陳妖詐道家之書僞妄自昔黃書合氣士女淫行赤章厭禱幽明亂起是知妄作者凶亂俗者殺罪有餘矣何者奕云佛圖澄令弟子遊說郡國支遁之徒爲其股肱翻三玄妙旨文飾邪教斯言訛謗天地不容何者佛圖澄者得聖之人也乳孔流光不假燈炬之照占鈴映掌坐觀成敗之儀兩主奉之若神百辟敬之如佛預啓東儲之貳前表石葱之禍及難生妖現諫虎以刑濫法深饗壽不遙斯言甚切而奕乃云令虎殺姪取其帝位何斯言之過歟又云支遁之徒爲其羽翼晉氏南度止一道

林雖是同時江山胡越安得散身奔北股肱趙朝又  
云翻三玄妙旨文飾邪教此亦虛言何得妄旨且道  
之述作止在五千自餘千卷都是虛詐備詳魏日姜  
斌事乎然則自忖者審謂僧亦然且佛之教義綸綜  
有歸前後文理無相乖競尋繹道經濫竊何甚不能  
自立一義並徬佛宗或四果十地連寫內經或地獄  
天堂全書佛旨斯並業行之昇沈報因之盛則也問  
以位行階級則事逾河漢如何叙集圖傳迷俗亂真  
無纖毫以助化有山岳之負犯枉沒卒歲又可悲夫  
蔡謨字道明陳畱人晉太常彭城王紘表以肅祖好

佛道手畫形像於樂賢堂經歷寇難而堂猶存宜敕  
著作咸使作頌顯宗出絃表博議謨曰佛者夷人唯  
聞變夷從夏不聞變夏從夷先帝天縱多才聊畫此  
像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  
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疑焉  
康帝卽位拜司徒永和四年五月詔書下固執不就  
上疏乞骸骨及孝宗臨軒徵謨不至自旦至中皇太  
后詔罷朝公卿奏送謨廷尉以正刑書謨率子弟素  
服詣廷尉待罪詔免爲庶人便杜門不出斯並剛愎  
之鄙夫井坎之固量也而奕叙爲純臣未爲篤論何



者謨之諷議局據神州一域以此爲中國也佛則通據閻浮一洲以此爲邊地也卽目而叙斯國東據海岸三方則無無則不可謂無邊可見也此洲而談四周環海天竺地之中心夏至北行方中無影則天地之正國也故佛生焉况復隄封所及三千日月萬億天地之中央也唯佛所統非謨能曉且庸庶生常保局未執自古同謂家自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不足怪也中原嵩洛土圭測景以爲中也乃是神州之別中耳至時餘分不能定之江表島夷地卑氣厲情志飛揚故曰揚州晉氏奔之更稱文國變夷從夏

斯言有由則孔子居九夷非陋也且有德則君人無道則勃亂故夏禹生於西羌文王長於東夷元魏拓跋宗族北狄並君臨瀆岳嚮明南面豈以生不在諸華而逆其風化也至如由余西戎孤臣秦穆因而霸立日磳玃狁微類漢武納而位存故知道在則尊未拘於夷夏也蔡謨堅固自守未曰通人拒詔違命負罪殿廢正刑可矣抑又詳之盈尺徑寸之珠璧本唯絕域窮神達理之睿聖不限方維故崆峒非九州之限崑崙乃五竺之地而黃帝軒轅並西奔而趨之李老尹喜又接武而登之斯何故耶知可歸矣且見機

而作無俟準的至如夏桀之爲政也焚黃圖誅龍逢  
秦政之酷暴也燒經籍坑儒士時俗傳之無道之君  
也然埏埴埴瓦非曰桀功起于黃帝末尊呂德然累  
葉盛行義須褒貶古人有言堯舜未必全聖桀紂何  
能極愚然而並歸咎於夏殷尊嚴於唐虞者偏黨不  
倫之詭經也蔡氏褊隘何足可稱唐特進鄭公魏徵  
策有百條其一條曰問佛經典行早晚得失荅珠星  
夜墮佛生於周辰白馬朝來法興於漢世故唐堯虞  
舜靡得詳焉孔子周公安能述也然則法王自在變  
化無窮納須彌於芥子之中覆日月於蓮花之下法

雲慧兩明珠寶船出諸子於火宅濟羣生於苦海祭  
得砥則截骨而斷筋車得膏則馬利而輪疾誠須精  
心迴向執志歸依宜信傳毅之言無從蔡謨之議斯  
國之重臣也可謂高識有歸故太宗敬而制碑手書  
其石祔葬於昭陵爲萬代之模楷也蔡謨年事俱盡  
功用罕施自揣無能而固辭於公政可也而叙華夷  
事隔未曰通人又不足可稱焉

宋顏延之琅琊人有文章好飲酒放達不護細行宋  
元嘉中遷太常沙門慧琳以才學迴拔爲太祖所賞  
每升獨榻之禮延之嫉焉曰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

餘居之帝變色奕叙之爲名士斯可知也以琳得寵於文帝延之非莅政之能官嫉而譏之既不預朝廷退居里閭子皴爲揚州刺史乘軒還宅延之負杖避而譏之不營產業布衣蔬食獨遊野外時諺以其不參朝賢而顯論所不及豈不以無預獨榻之榮嫉琳而謂刑餘也餘如達性論所評議也然顏公著論褒讚極多至如通佛影迹通佛頂齒爪通佛衣鉢杖通佛二鬘不然皆置言高拔羣英之所模楷者刑餘之言一時之貶琳耳其四論並見宋陸澄續法論

蕭摹之蘭陵人宋元嘉十二年爲丹陽尹奏稱佛化

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繫  
心退足以招勸自頃已來敬情浮末不以精誠爲至  
更以奢競爲重違中越制宜加檢裁不爲之防流遁  
未已請今後鑄銅像造塔寺先詣所在陳事列言待  
報聽造觀斯奏狀抑止奢競非曰除滅斯寔任持之  
相居然昌顯矣

周朗汝南人宋世祖時仕廬陵王史上書曰自釋氏  
流教其來有源舒引容潤旣亦廣矣而假糶醫術託  
以上數外刑不容內教不悔而橫天地之間莫之糾  
察今宜伸嚴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宜罷

遣餘則隨其藝行合爲之條例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已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意同前矣

虞愿會稽人事宋明爲中書善容止直忤言帝好奕頗廢政事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好帝怒令拽下殿初無懼色二三日復召來明帝以下所居故第起湘宮寺制置宏壯愿曰此寺穿掘傷螻蟻搏瓦焚蟲豸勞役之苦百姓筋力販妻貨子呼嗟滿路佛若有知念其有罪佛若無知作之何益忤旨出守晉

安此寔大慈之本懷得佛之遺寄而奕謂爲除彈匪  
其意乎

魏張普惠常山人善百家之說太和中遷諫議大夫  
至孝明立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  
營造寺像畧無休息乃上諫畧云伏願淑慎威儀萬  
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則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  
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書奏不報濟諫如此  
而奕弄筆妄加荒穢之淫僧遊於宮內恣行非法凡  
是妃主莫不通淫百姓苦之而上不覺斯言姦蕩何



得妄施宮禁有限防禦有則擅言姪僻縱筆陳妄據  
太史之任總清慎之機專構私憤顯行輕毀梟能食  
毋君子恥聞亭曰栢人漢后夜遁非狂非醉斯言難  
玷但奕自行姪穢其黨例有妻孥故李耳李思王之  
編戶張衡張魯天師子孫宗胤顯然無宜不有不知  
今日道士何爲效僧遠財絕色清高獨往不拘俗累  
甚可怪也故奕重其財色毀僧同之如老子化胡經  
云旣化胡王令尹喜爲佛性強梁者毀形絕好斷其  
妻娶不令紹嗣故名沙門自餘輒善任從其本則妻  
子不絕也約斯論事觀中道士衣冠容制不異俗流

妻子承嗣義依道法不可怪也是以仙童玉女侍老君之側黃庭朱戶述命門之事深欲擬僧斯蹤難氓遂行流謫固其然哉

魏李瑒趙郡人魏延昌末爲高陽王友于時人多絕戶爲沙門瑒上言曰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用旣殊區分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嗣然則絕嗣之罪大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寧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靈太后責以鬼教謫毀佛法瑒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爲訾毀且鬼神之名

皆是通靈達稱三皇五帝皆號爲鬼易曰知鬼神之  
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  
則有鬼神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  
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謗靈太后不罪後遇害於河陰  
詳場上言欲沙汰僻左非爲疵謗矣

劉晝渤海人才術不能自給齊不士之著高才不遇  
傳以自况也上書言佛法詭誑避役者以爲林藪又  
詆訶姪蕩有尼有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  
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  
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矣驗此佛是疫

胎之鬼也全非聖人之言道士非老莊之本籍佛邪說爲其配坐而已詳晝此言殊塵聽視專言墮胎殺子豈是正士言哉孔子見人一善而亡其百非鮑生見人一惡而終身不忘弘隘之迹斷可知矣狂哲之心相去遠矣然則天下高尚沙門有逾百萬財色不顧名位莫緣斯德隱之妄張姪殺一年誅二子沙門且然一歲有二男編戶誰是吐言孟浪未足廣之而奕重爲正諫及後上事還陳此略考校則劉晝之門人矣

楊銜之北平人元魏末爲秘書監見寺宇壯麗損費

金碧王公相競侵漁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恤  
衆庶也後上書述釋教虛誕有爲徒費無執戈以衛  
國有飢寒於色養逃役之流僕隸之類避苦就樂非  
修道者又佛言有爲虛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  
故違虛其罪啓又廣引財事乞貸貪積無厭又云讀  
佛經者尊同帝王寫佛畫師全無恭敬請沙門等同  
孔老拜俗班之國史行多浮險者乞立嚴勤知其真  
僞然後佛法可遵師徒無濫則逃兵之徒還歸本役  
國富兵多天下幸甚銜之此奏大同劉晝之詞言多  
庸猥不經周孔故雖上事終委而不施行而奕美之

徹於府窳致使浮遊浪宕之語備寫不遺斯乃曲士  
之沉鬱非通人之留意也

廣弘明集卷第六

音釋 廣第六

芟

師銜切

廝

息慈切 賤役也

稊

稊徒芳切

稊

稊音郎 稊稊也

澠

盡武

切水

苛

賀多切 虐也

歸

丘水切

堡

博抱切

磴

五對切

齧

切肉

瑒

音陽 玉也

燾

徒到切

鞬

居言切

黠

徒谷切

賕

也

監

音古 不堅固也

薨

呼肱切 死曰薨

扞

疾肝切 衛也

篡

初患切

日

職略切

斲

七倫切 細起也

薰

薰許云切

蕝

周切 臭草

訛

子爾切

與斲同

紘

惠萌切

愎

蒲逼切 傲自周也

日

日音密

磳

都

人

埴

埴式連切

埴

埴和黏土也

弩

乃乎切

石各

豸

池爾

足

曰豸

無



八

與與

日

單

單

會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廣弘明集卷第七

唐百釋道宣撰

荀濟潁川人後居江左博涉衆書志調矯俗初與梁武帝布衣相知及帝登位仕不及之濟負氣曰會盾鼻上磨墨作檄耳帝深不平之梁州刺史陰子春左遷濟作大詩贈之文傳時俗或稱于帝者帝曰箇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用濟以不得志常懷悒怏二十餘載見帝信重釋門寺像崇盛便于時上書論佛教貪淫奢侈妖妄又譏造同泰寺營費太甚必爲災患其表略以三墳五典帝皇之稱首四維六紀終古

之規模及漢武祀金人莽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圖闢  
豎以控權三國由茲鼎峙五胡仍其荐食衣冠奔於  
江東戎教興於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  
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海內殺亂三百年矣濟所控  
詞述於僻者至於貞槩絕俗固莫敘之斯偏黨也述  
金人之初降致莽新之篡等竝安擬也至如周斬紂  
首豈見佛經秦坑儒士非關釋化禮崩樂壞未覩浮  
圖戰國無主何關僧僞乃云綱紀之亂何能亂之夫  
婦父子何人不是但妄言耳不足述之然濟極言罔  
僧深訾佛者統知上書必不會旨亦知不能排除佛

法直是恨帝不拔於微流無榮官於朝廷也所以鄙  
詞罵僧深文毀佛其實寄意罵於上帝也後之醜詞  
竝擬斯矣濟表云稽古之詔未聞崇邪之命重沓歲  
時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麩牲欺誣宗廟違黃屋之尊  
就蒼頭之役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貪淫之賊  
禿魑信邪胡諂祭淫祀恐非聰明正直而可以福祐  
陛下者也濟吐斯言故動怒也梁祖享祀於晦朔四  
時交易於溫清流滄動於臣下興言賦於孝思故景  
陽臺至敬殿咸陳文祖獻后之奠何得言未嘗親享  
故反前事肆情罵之竹脯麩牲用替犧粟蘋藻杓祭

豈唯有梁之時屈尊就卑乃萬代之希有遺若脫屣  
豈百王之虛構哉自非行總八恒位隣上忍安能行  
慈絕欲於盛年長齋竭誠於終事哉又曰臣請言得  
失推校是非案釋氏源流本中國所斥投之荒裔以  
御魑魅者也乃至舜時竄檣杙於三峽左傳允音姓  
之姦居于瓜州是也杜預以允姓陰戎之別祖與三  
苗俱放於三峽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  
燉煌爲月氏追逐遂住蔥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  
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爲釋種其實一也允姓與三  
苗比居教跡和洽其釋種不行忠孝仁義貪詐甚者

號之爲佛佛者戾也或名爲勃勃者亂也而陛下以  
中華之盛胄方尊姚石羌胡之軌躅竊不取一也案  
允姓之居燉煌西戎也懸度賢豆等南梵也西戎卽  
敘禹貢所傳懸度已下荀濟加詢不讀一史奚以定  
之尋夫懸度乃北天之險地乘索而度也賢豆天竺  
仁風所行四時和於玉燭土絕流霜七衆照於金鏡  
神機猛利人傳天語字出天文終古至今無相篡奪  
斯是地心號中國也人行忠孝何謂無之濟之所言  
同田龍罪三皇非五帝者詎可聞哉又按釋迦出戎  
剖脇而誕摩邪遂殂事符梟獍年長爭立內不自安

背父叛君逆節彌甚達多投石難陀引弓變革常道  
自餓形骸安能濟物聚合兇徒易衣削髮設言虛誕  
不足承稟九十六道此道最貪叶彼淫愚衆多崇信  
至如瑠璃誅釋瞿曇路左視之在生親尚不存旣歿  
疎何能救斯卽不行忠孝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以  
自處不取者二也尋經剖腋而誕義出前經以壞天  
師功德大故非諸人供可以奉之又知母人命將欲  
終故生七日已上報天中然則脇誕背剖此亦有之  
不同梟獍如何濫委引弓投石事出權行叛君逆節  
一何誣謗自餓以化外道變俗以靜貪門而云諸道

佛道最貪全成毀訾誅國而不護國示業難亡羣典  
廣之理路蕪沒濟巧於全會補貼成文斯曰有才不  
妨無狀濟又云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傲君陵  
親違禮損化一不經也觀濟此指專擬帝躬深知僧  
尼絕欲用則超生斯義可從固所不逆然不偶斷育  
斥帝行之無容顯論寄僧罵上也又云凡在生靈夫  
婦配合產育男女胡法反之多營泥木專求布施寧  
非巨戾二不經也濟之不經斯事顯也胡法不淫胡  
從何有泥木布施舉事見譏然佛之非胡乃爲天種  
胡乃戎類本異梵鄉猶言神州號爲漢地今檢漢者



止可方于梁漢雖曰初封帝都在於京洛自餘吳楚  
未曰中華陸渾觀戎又戎變夏矣唯佛一法教絕色  
心胡梵二種生生常習濟云姦胡矯詐自稱大覺而  
比丘徒黨行姪殺子僧尼悉然害螻蟻而起浮圖費  
財力而角堂宇若牟尼能照而故縱姪殺便是詐稱  
慈悲徒能照而不能救又是大覺於羣生無益而天  
下不覺三不經也斯又巨謗之大怪通人達士豈其  
言哉猥曲醜事豈照此矣然大盜取國天下之罪人  
行姪殺子自是佛法之賊濁現則擯於四國來報則  
沈於三途而謂僧尼悉然加誣之大甚也又云大覺

無慈又云於生無益斯竝以愚量智以聖齊凡抗大  
覺之成化失淳人之弘善可謂蟾蜍有拒輪之勇井  
蛙滯坎井之心哉濟云胡法慳貪唯財是與直是行  
三毒而害萬方未見修六度而隆三寶四不經也且  
財食厚生貪夫之所沒積而能散廉士之恒情六度  
擅捨爲初唯佛宗而立位三寶佛爲教主及正覺之  
流慈無佛法安知六度之功絕慈風豈識三寶爲正  
化濟以不得其志沒齒陷之但增貪競以咎人未顯  
厭身以祛滯俗中恒士尚不虛言濟寔鄙夫輕馳才  
筆獨不聞顧雍拜萬戶封家人不知葛亮受三都賞

庫無尺絹謝安平百萬賊愀然改容能仁捨四有帝  
遺如涕唾斯實錄也况復捨身受身觀三界如牢獄  
唯財唯食誠八微之毒虵衣鉢自隨若鳥之遊空府  
去畱無滯類鳧之泛長川此等之徒名沙門也故經  
云僧無犯戒不清淨者若反於此不名爲僧豈得以  
賊臣虐主等稷僕與唐虞稭莠荆棘比嘉苗及美木  
夫立言設諫清濁兩分全調以昏兇都奄諸髦彥理  
不可也于時有梁之爲政也仁育爲初帝則絕欲蔬  
食僧則詞林義窟冒行蠅點足可投畀豺虎矣通人  
爲論理則統之去瑕掩過士之恒務故魯之儒行唯

孔一人濫吹竊服時唯傾國僧之真僞權實難分唯佛得知餘存視聽故濟不達無足煩論恨其早被火灰面陳豈不知返濟云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乞食納衣頭陀爲務今則不然數十萬衆無心蘭若從教不耕者衆天下有饑乏之憂遺教設法不行何須此法進退未爲盡理五不經也然濟知有遺教則知有蘭若之徒未知教有張弛豈委三寶基業但佛德宏大天供尚自下臨僧田福廣神壤義當上涌教有開合隨根制宜不可局以糧粒用道以通利物故經云若我弟子如法修行如來白毫相中無量功

德百千萬分取一分供我弟子受用無盡故知爲道  
出家爲道與供爲道而受爲道弘福道本虛通非俗  
籌議故受四事還宗佛德經云如法受施千金納之  
必乖佛化杯水不許何得妄言惟貪財食又經云住  
我施受入闇無見反此而行如空無盡者是也是知  
心外無境見境是心故使供施隨心積散非外經云  
六度在心不在事斯正言也引證可知濟云涅槃發  
問世尊滅後經教若爲得與波旬經別觀此發問則  
瞿曇存日門徒不能分辨真僞況中華避役姦詐之  
侶焉不迷惑者尋濟此言全非有識文明滅度魔佛

難分豈述佛世門人不識經中三種四依考定魔佛  
邪正非濟所知彼亦不述又云中華避役姦侶焉不  
迷惑者斯是讜言誠非所解非避役者堪能辨之爾  
何不論掩善揚惡專爲務也涅槃經云避役出家無  
心志道我當罷令還俗爲王策使斯正言也如何不  
錄以上之濟又云涅槃闍王害父者婆敘狀佛以理  
除令其迷解俗唯事結惑網逾深故以陰界入中求  
父不得本唯妄想謂父實人橫生圖害取其重位若  
先達解知父本空何心起逆國亦非有由佛開化達  
悟妄心退悔慙謝獲無根信濟不達此以事徵理斥

天子注經譏臣下逆亂謂佛說無父無父須除執迹  
毀教不足怪其愚闇也餘有瑣碎似像之事比擬繁  
論固同此例又引張融范縝三破之論前集備詳有  
抗融縝之詞見於後述乃云融縝立論無能破之是  
虛言也濟云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逢猶如旦  
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削髮千羣不臣萬衆稱  
爲帝師未之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寺瓊宮八百供  
敬厚矣終獲苗胤屠滅宋齊已降莫懲前失餘有罵  
僧醜詞足可掩耳畢寄詛帝之語同莊蒙之寓言焉  
又曰僧出寒微規免租役無期詣道志在貪淫竊盜

華典傾奪朝權凡有十等一曰營繕廣廈僭擬皇居也二曰興建大室莊飾胡像僭比明堂宗祀也三曰廣譯妖言勸行流布轍帝王之詔敕也四曰交納泉布賣天堂五福之虛果奪大君之德賞也五曰豫徵收贖免地獄云極之謬殃奪人主之刑罰也六曰自稱三寶假託四依坐傲君王此取威之術也七曰多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八曰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朔密行徵發也九曰設樂以誘愚小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斥王化危苦此變俗移風徵租稅也十曰法席聚會邪謀變通稱意贈金



毀破遭謫此呂尚之六韜秘策也凡此十事不容有  
一萌兆微露卽合誅夷今乃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  
又擊鴻鍾於高臺期闕庭之箭漏挂旛蓋於長利放  
充庭之鹵簿徵玉食以齋會雜王公之享燕唱高越  
之贊唄象食舉之登歌歎功德則比陳詞之祝史受  
餽施則等束帛之等差設威儀則效旌旂之文物凡  
諸舉措竊擬朝儀云陛下云方更傾儲供寺萬乘擬  
附庸之儀肅拜僧尼三事執陪臣之禮寵旣隆矣侮  
亦劇矣臣不取者四也觀濟所列十條罔歸一僞牽  
引構合增動帝心素達帝之機神深銜帝之不齒無

可以通蓄憤假誦以暢面譏言雖若臣意寔輕侮何  
者上列僧僞無惡不揚言帝重之明帝無識斯則獨  
夫闇主不言自形飾詞覆詐迹昌露形矣故曰知人  
唯難人實難知知其難者千載惟一梁祖深知濟情  
無堪莅政故曰有才而好反豈徒言哉然後所上之  
事皆則濟之才辯相去懸矣故呈拙矣濟云陛下以  
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無遷延之業故崇重像法供  
施彌隆勞民伐木燒掘螻蟻損傷和氣豈顧大覺之  
慈悲乎胡鬼堪能致福可廢儒道釋禿足能除禍屏  
絕干戈今乃重關以備不虞擊柝以爭空地殺螻蟻

而營功德既乖釋典崇妖邪而行諂祭又虧名教五尺牧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臣爲陛下不取五也詳濟以事徵理今則以理通事夫因果報應事同影響若不信因前果後則不謂形動影隨物理顯然如何致惑伐木掘地天常之舊規造寺興供人倫之厚敬勞民損蟻何帝無之是以福不自資四俗不辭勞役罪不及他百蟲死而非罪謂正法爲妖書以潔齋爲諂祭斯並幽明之所切齒賢聖之所哀矜然濟不知嶽瀆大神奉佛而祈福賜天地靈聖拜首而請玄章故能峙立宇宙之中獲四無畏獨居

空有之界具四辯才非濟所知或知而故諂以動帝情也濟曰秦政受誑於三山漢徹見欺於五利信順妖訛一至於此不察情僞豈懲前失又引五事明宋齊兩代重佛敬僧國移廟改者但是佛妖僧僞姦詐爲心墮胎殺子昏姪亂道故使宋齊磨滅今宋齊寺像見在陛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僧尼坐夏不殺螻蟻者愛含生之命也而傲君父妄仁於覬蟲也墮胎殺子反養於蚊蚩也夫易者君臣夫婦父子三綱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至子不子綱紀紊亂矣濟引宋齊信佛而早亡斯欺帝也何獨毀佛

亦毀神祇夫運業廢興天之常數禪讓放誅有國變  
通前王自享於萬年後帝無宜而取位此乃交謝之  
恒理生滅之大期何得執一代之常存而迷百王之  
革運都不可也齊宋諸帝所以重佛敬僧者知帝位  
之有由故銜恩而酬厚德也又知帝位之無保故行  
因而仰長果也昔因旣短不可延以萬年故有梁之  
受禪也今因未就不可卽因而成果故受報於未來  
也是則業運相循四序無失如何輕佛無報應乎若  
輕無報應則郊廟諸神昊天圓丘地祇方澤山川望  
秩一切須除豈獨佛僧濫受誣罔乃云墮胎殺子今

存好仇爾亦好仇何爲干政自不見也書奏梁武大  
怒集朝士將加顯戮濟密逃於魏欲匡靜帝事露爲  
齊文襄燒殺之年八十餘矣濟所行非理妄逞才術  
干政冒榮圓智自滅古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濟布  
衣之人而謀廟堂之事濫矣佛行仁化無損王臣守  
戒潔心除邪滅惑此佛教也故三學八正以道出家  
六度四弘用開士俗其中通局適化隨緣悟達爲宗  
餘非佛意而濟不談正行之士專述亂業之夫以僞  
排真以邪陵正以寡伐衆以僻亂全禍不謀身密陳  
無上之典餘殃不盡終被焚身之酬深可悲矣

齊章仇子隋者魏郡人齊武平中爲儒林學士于時  
崇重佛法造制窮極凡厥良沃悉爲僧有傾竭府藏  
克佛福田俗士不及子隋微官固非所幸乃上疏陳  
曰帝王上事昊天天下字黎庶君臣夫婦綱紀有本自  
魏晉已來胡妖亂華背君叛父不妻不夫而姦蕩奢  
侈控御威福坐受加敬輕欺士俗妃主晝入僧房子  
弟夜宿尼室又云臣不惶不恐不避鼎鑊輒沐浴輿  
櫬奉表以聞有十餘紙書奏帝震怒欲殺之高那肱  
曰此漢覓名欲得死陛下若斫伊頭落漢術內可長  
禁令自死徒之經二年周武平齊出之隋初猶存不

測其終今讀子施表奏惟述僧之妖淫蓄積財事更無別致吐言繁重隨事廣張無識者謂上事極多通瞻者止唯二轍謂財色也大同荀濟之言才理雲泥不及于時魏齊兩代名僧若林舉十統以綰之立昭玄以司之清衆曄如不可陷溺子施家素貧煎投庇莫從形骸所資唯衣與食因此終窶長弊饑寒嫉僧厚施致陳抗表終被抑退不遂其心可謂澹漢博士詞費而無鎔檢傅奕又加粉墨言轉浮碎爲下愚者所笑何況上達者哉

周衛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從宦遂家于蜀梁末爲僧



佯狂浪宕周氏平蜀因爾入關天和二年上書略云  
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  
也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爲本安  
樂含生終不苦役黎民虔恭泥木損傷有識陰益無  
情今大周啓運遠慕唐虞之化無浮圖以治國而國  
得安齊梁之時有寺舍以化民而民不立者未合道  
也若言民壞不由寺舍國治豈在浮圖但教民心合  
道耳民合道則國安道滋民則治立是以齊梁竟像  
法而起九級連雲唐虞憂庶人而累土堦接地然齊  
梁非無功於寺舍而祚不延唐虞豈有業於浮圖而

治得久而大周啓運繼曆膺圖總六合在一心齊日月而雙照養四生如厚地覆萬姓同玄天實三皇之中興嗟兆民之始遇成五帝之新立慶黎庶之逢時豈不慕唐虞之勝風遺齊梁之末法嵩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萬姓不勸立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無選道俗罔擇親疎以城隍爲寺塔卽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爲聖衆推令德作三綱遵耆老爲上座選仁智克執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儉劫是則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飛沈安其巢穴水陸任

其長生云云嵩此上言有所因也曾讀智論見天王  
佛之政令也故立平延然述佛大慈舍生安樂斯得  
理也事則不爾夫妻乃和未能絕欲城隍克寺非是  
聖基故不可也卽色爲空非正智莫曉卽凡爲聖豈  
凡下能通故須兩諦雙行二輪齊運以道通俗出要  
可期嵩云不勸立曲見伽藍者以損傷人畜故也若  
作則乖諸佛大慈昔育王造塔一日而役萬神今造  
浮圖累年而損財命況復和土作泥甄瓦成日爲草  
蟲而作火劫助螻蟻而起天災仰度仁慈未應垂許  
斯誠戒也故比丘造房先除妨難有損命者必不得

爲重物起慈卽爲仁塔理極正矣事罕行之又云請  
有德貧人免丁輸課無行富僧輸課免丁輸課免丁  
則諸僧必望停課爭斷慳貧貧人免丁衆人必望免  
丁競修忠孝此則興佛法而安國家實非滅三寶而  
危百姓也有十五條總是事意勸行平等非滅佛法  
勸不平等是滅佛法勸行大乘勸念貧窮勸捨慳貪  
勸人發露勸益國民勸獠爲民勸人和合勸恩愛會  
勸立市利勸行敬養勸寺無軍人勸立無貪三藏勸  
少立三藏勸僧訓僧勸敬大乘戒上列事條反則滅  
法順則興道并陳表狀及佛道二論立主客論小大

高以理通我不事二家唯事周祖以二家空立其言  
而周帝親行其事故我事帝不事佛道立詞煩廣三  
十餘紙大略以慈救爲先彈僧奢泰不崇法度無言  
毀佛有叶真道也故唐吏部唐臨冥報記

云

云

劉慧琳秦郡人出家住揚都冶城寺有才學爲宋廬  
陵王所知著均聖論

一云白  
黑論

其論難窮通後法義篇

備之矣大較云但知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  
齊立殊塗同歸不得守其發足之轍也

范縝南郡人少孤貧學於沛國劉瓛而卓越不羣在  
門下積年芒屨布衣徒行而危言高論盛稱無佛有

於自然其詞亦備後法義篇沈休文難之故不繁載  
顧歡吳郡人以佛道二教互相非毀歡著夷夏論以  
統之略云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卽佛  
之法身佛則在夷故爲夷言道旣在華故爲華語獨  
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分  
迷者分未合億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  
能盡然其文中抑佛而揚道斯門人也不足評之又  
張融門律意亦同歡前集已詳後更略引亦備法義  
篇且佛則金姿丈六道則白首同凡佛則捨王位道  
則臣王者佛化無國不有道則不出神州佛則塔遍

閻浮道則冢居槐里全不同也何得輒引以擬

倫乎

邢子才河間人仕魏著作郎遷中書黃門郎以爲婦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然佛是西域聖人尋已冥滅使神更生安能勞苦今世邢子才爲後身張阿得耶亦有難解如法義篇自尋之

涼高道讓者涼書述云釋氏之化聞其風而悅之義生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斯獎教之洪致九流之一家而好之旣深則其術亦高而圖寺極壯窮海陸之財造者弗恪金碧殫生民之力豈大覺之意乎然

至敬無文至神不飾未能盡天下之牲故祭天以璽  
粟未能極天下之文故藉神以橐秸苟有其誠則蘋  
藻侔於百品明德匪馨則烹牛下於禘祭而況鷲山  
之術彼岸之奇而可以虛求乎乃有浮遊都鄙避苦  
逃劇原其誠心百裁一焉旣朱紫一亂城社狐鼠穢  
大法之精華損農蠶之要務執契者不以爲患當衡  
者不以爲言有國者宜鑒而節之此則讓爲護法之  
純臣矣奕又何爲裁之可謂高識之人而載于高識  
之傳者可也

齊李公緒趙郡人通經史善陰陽見有喪之家憂齋



供福利便曰佛教者脫略父母遺蔑帝王捐六親捨  
禮義赭衣髡剔自比刑餘妄說眩惑唯利是親陰陽  
名墨雖紕繆奇察而四時節用有取至如茲術則傷  
化託幽滋爲鬼道惜哉舉國皆迷彼衆我寡悲哉吾  
之死也福事一切罷之棄華卽戎有識不許弟槩字  
季節屬文讀佛經脚指夾之斯北邊士俗自保專執  
之大魁者惜哉生爲徒生無上善以資神死爲徒死  
有下惡以沈報冥冥隨業反本何期來際莫知現在  
焉識與夫羣畜愚叟奚以異哉

隋盧思道范陽人仕齊黃門郎周武平齊詣京師作

西征記略云姚興好佛法羅什譯經論佛圖遍海內  
士女爲僧尼者十六七糜費公私歲以鉅萬帝獨運  
遠略罷之強國富民之上策也又作周齊興亡論略  
云周祖始位大冢宰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  
宰親受顧命周祖高居深視一朝折首凡厥黨與咸  
見夷戮乃棄奢淫布公道屏重內躬大布始自六宮  
被於九服以爲釋化立教本貴清靜近世已來糜費  
財力遂下詔削除之亦前王之所未得也思道爲論  
糺其糜費罷之則謂強國富民之策斯一代之小識  
未遠大之弘略也夫佛法之行化也要在清神滅惑

也彼費財崇福者知身命財終歸散滅徒爲保愛此  
厚生守財之奴也故俗云多藏厚亡積而能散石崇  
以財色而受誅殷辛亦同之而早戮自古咸爾溢於  
見聞而不能止者乃貪惑使之然也昔漢武壽陵秦  
皇終隴財寶克物畢被侵開何若捨貪積而興上福  
以崇敬仰之至割形骸而從道化以襲全正之極者  
可也不然藏積空勞自他形神校計晨夕無暇身死  
名滅卒從他手今昔如此習俗相仍略舉近代齊代  
之行福也寺塔崇盛僧衆雜聚不能節之以道縱其  
淆亂斬斛律明月虛聽讖詞周軍聞便解甲齊后斯

暗主也權守國資不能周給宇文旣破帑藏克盈不  
解身用銜繼而詣軍門財寶並爲周有周祖旣廢二  
教自以爲萬代之上策也西平東討無往不剋以爲  
滅法之妙略也固天宥之統牧齊餘泉貨鳩拾素是  
貧國縑纊全希一旦獲之填曾滿目連手運帛接軫  
長途斯爲大盜之滅國乃以爲興師之盛業也生滅  
得失曾不籌之惟疑目前快意莫慮於後我旣破他  
他亦破我自古恒爾無得不思周祖謂以萬代常存  
與天地而齊壽也窮討巖穴務存藏積守儉保素剋  
已勵俗亦萬代之一人也當年崩背而其子用之大

張文物高陳聲勢卽開佛法以從百姓之歡心又顯  
勝相用呈大國之威雄也立四皇后表八柱國前後  
鹵簿隊仗倍常各二十四自古皇王莫之比擬立元  
宣政禪位小兒時在襁褓正位斯及自號天元皇帝  
也春秋方富未許喪身不盈一載又從萬古兒小不  
立后父控衡曆移運徙隋高受禪位及國財竝爲隋  
有斯可師也而不師之隋雖重法廣陳寺塔至於財  
事無足稱言故使蓄積穀帛遍於國中倉庫殷實不  
能散施故福門雖開示存而已及煬帝之末天下沸  
騰郊壘風驚畿甸霧結初登位也歌帝德而曰萬年

後陵遲也咸面罵而揚諸咎倉廩資於羣盜糜爛者  
無窮形骸執於賊臣百辟困於黔首舉斯以統無得  
守株佛之誠言信而可驗何以知其然耶自古登臨  
無不高稱萬歲歲之有萬斯卽有期況減於萬何代  
不有旣前王不守於萬固知後帝義不逾之各取萬  
歲今何所在五運相襲可不鏡諸是以明后英賢知  
五家之必散上智高識鑒三堅之可修已用之財則  
如影之相逐未用之物不可賜及怨親所以於國於  
家遺之如脫屣若財若命棄之若遊塵莊嚴性識使  
早備法身成就善權務津梁諸有斯至教也餘諸幻

有知何所論故經云劫燒終訖乾坤洞然須彌巨海  
都爲灰揚天龍人鬼於中凋喪二儀尚殞國有何常  
如斯法句可以尋真自外凡鄙固非其務

唐傅奕北地范陽人其本西涼隨魏人伐齊平入周  
士通道觀隋開皇十三年與中山李播請爲道士十  
七年事漢王及涼反遷于岐州皇運初授太史令武  
德四年上減省寺塔僧尼益國利民事十一條高祖  
聞之竟不行下奕乃多寫表狀遠近流布京師諸僧  
作破邪論以抗之如後所列奕表云一僧尼六十已  
下簡令作民則兵強農勸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此則陰陽父子天地大象不可乖也今衛壯之僧婉  
變之尼失禮不婚天胎殺子減損戶口不亦傷乎令  
佛家違天地之化背陰陽之道未之有也請依前條  
尋老子至聖尚謁帝王孔丘聖人猶跪宰相況道人  
無取德義未隆下忽公卿抗衡天子如臣愚見請同  
老孔弟子之例拜謁王臣編於朝典者奕奏如此未  
足理論出處殊途不可一述易稱構精佛則絕欲固  
知李氏道門相結伉儷日夕共會順易陰陽不順則  
與佛何殊若順固其恒俗何爲學僧守靜絕欲無爲  
以事討論纏綿自顯如上已述迷者未尋且李耳子



孫遍於天下張陵餘胤散列諸州祖宗遺緒如何輒異若異其先斯爲絕嗣三千之罪莫有高之況復黃書服氣三五七九之經上下相和四眼二舌之教不可削也佛教不爾欲是過原先必戒之方祛俗滯此則佛道之分途也高識者體之又云請同孔老門人拜謁王臣者不知奕出此語何以自陳毀僧傲親抗君非爲忠孝固知道士常拜君親如何目見道士從僧抗禮不能自化其類何用彈人實而言之道士由來拜謁竊形濫吹冒入出俗之儔致有黃巾乃張角之風也法儀抗禮是緇徒之範也至如李老之服本

襲朝章冠履同蘭臺太史揖讓等大夫之儀也如何  
門人高抗先師之位仰則沙門之法都不可也會逢  
寬政置不繩之以法徵劾於何逃責但奕上事碎亂  
不經或言胡佛邪教退還西域云或三萬戶州且存  
一寺不足校也一奕云唐丁壯僧尼二十萬衆共結  
胡心可不備預之哉請一配之則年產十萬此亦劉  
生之古計也無用陳之如前已顯斯則女子帶甲鯁  
夫執戈餌敵負國一何可笑入大唐寺籍佛道二衆  
不滿七萬如何面欺上帝二十萬衆乎斯卽自刑無  
勞他處二明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爲有德之

君良以佛縱奢侈寺塔八萬四千此國效之又增其  
倍凡百士庶暗愁往罪虛規來福浪說天堂地獄詛  
我華人至如秦皇阿閣漢武甘泉古跡宮觀不過十  
數史官書之號曰無道曾不言佛無道過之又引張  
融三破之言廣如前集今重顯之佛之化也依樹爲  
家形骸有累權開小室寺塔崇廣信心所營請增福  
田非僧課造至如天堂地獄善惡之報殊焉品類區  
分升沈之義天別不知道經往往亦述地獄須覈天  
堂有幾地獄何所云故道步虛云天人同其願飄  
飄入紫微七祖生天堂我身白日升如是乃非一述

天堂也不許僧云是誰過乎三  
明請減寺塔則民安國治者由  
妖胡虛說造寺之福庸人信之  
爭營寺塔小寺百僧大寺二百  
以兵率之五寺強成一旅總計  
諸寺兵多六軍侵食生民國家  
大患請三萬戶州且畱一寺又  
引自古已來僧反十餘自餘凶  
黨至今猶在請必除蕩用消胡  
氣浹旬之間宇宙廓清奕奏如  
此妄述兵多于時二衆不滿七  
萬半爲尼女豈等大國之六軍  
乎又云反僧凶黨猶在者僧之  
從逆爲俗所拘一身獨立如何  
動衆虛引飾詐亂俗罔君天地  
不容故早磨滅又統詳之賊臣  
酷吏何代不無濁濫

當官何時不有堯放四凶非由事佛舜既絕嗣豈是  
僧風不可以一臣逆節舉朝同誅一僧爲過全宗族  
滅奕奏狀曰望卽依行明明作辟固絕其議四明僧  
尼衣布省齋則貧人不饑蠶無橫死者臣聞佛戒僧  
尼糞掃衣五綴鉢望中一食獨坐山中清居禪誦此  
佛之章法也若殺蠶作衣佛戒不許今則知佛理虛  
故生違犯此是荀  
濟語餘則鄙罵惡類廝下之言不足聞  
也五明斷僧尼居積利百姓豐滿將士皆富者六明  
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七明封  
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胡必不行者八明統論佛教虛

多實少者九明隱農安近市廛處中國富民饒者十  
明帝王受命皆革前政者十一明直言忠諫古來出  
口禍及其身者此之十一條通釋甚衆爲存詞費約  
同諸異解奏之高祖覽之大悅詔廢諸州寺塔至九  
年六月四日後上謂曰你太直奏事怕殺人今日後  
勿懼貞觀六年又上書令僧吹螺不合擊鐘又言佛  
法妖僞敕示蕭瑀瑀曰傳奕非聖人者無法奕駁曰  
瑀先祖已來不事宗廟尊崇胡鬼非孝者無親因集  
佛教入中華已來士人識見高遠有駁議其妖惑者  
爲高識傳云奕傳如此云高祖從其言而廢寺者斯

罔君也豈有四年上事九年方廢省諸州寺塔乎竟無此詔如何信之一條假誑萬途可悉奕身死後出傳貨之言雖矯詔無命可死又云上書不許擊鍾斯妄作也經云擊鼓戒兵鳴槌集衆又云撞擊佛鍾斯非教耶又述簫瑤不事宗廟專事胡佛斯面欺於宰伯也梁典云高祖七廟每祭畢涕泗滂沱是何言也今京師東西兩第俱有宗廟四時饗祀相仍卽目義不濫聽私爲此傳又可笑也止可誑緣邊小議未足以示中華惜哉淨識一從汙染頓爾沈滯反本何期上所列人亦如前評興亡大半隨類詳焉

檢唐臨冥報記云云太史令傅奕自武德初至貞觀十四年常誹毀佛僧以其年秋暴病卒初奕與道士傅仁鈞薛蹟善後傅薛俱受官傅鈞先亾蹟夢見鈞曰先所負錢可付泥人蹟問誰耶曰卽傅奕也是夜少傅馮長命又夢在一處多見先亾長命問佛經罪福之事有實乎曰皆定實也又問如傅奕生平不信佛死受何報答曰傅奕已配越州作泥人矣長命旦入殿庭見薛蹟說所夢蹟又說之二夢符合臨在其側同嗟歎之蹟卽送錢付奕并說所夢後數日而奕卒案泥人者謂泥犂中人也泥犂卽地獄之別名矣八大地獄在於地下餘諸雜獄散在山中海內而受苦也深可痛哉



廣弘明集卷第七

釋文 廣第七

袷

何夾切

祭也

禘 餘灼切 夏祭曰禘

禱

禱音挑 禱音兀

峗

虞為切 三峗山名

燉

燉徒渾切

燉 燉徒渾切 燉郡名

獍

居慶切 獸名

愀

七小切 色變也

縝

章忍切

轆

郎擊切 踐也

覲

初覲切

櫛

初覲切

暉

于鬼切 光盛也

宕

徒浪切

獠 道力切

也 切夷

獻 胡官切

秭

訖黠切 禾稈也

帑

他曩切 幣所藏也